

第九章 盗版

工厂的汽笛声唤醒了闸北的早晨。

10年之前，这里还是宝山县境内一片点缀着农田、农舍的不起眼的土地，只有公鸡亢奋的啼鸣，唱亮每天的破晓。现在，农家鸡鸣已被宏亮百倍的工厂汽笛声取代。犹如当年的鸡鸣声催促农民起床去下田种地，此起彼落的汽笛声，召唤着成千上百的工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这里的工厂上工。

鲜红的太阳照耀的不再是沾满露水、绿油油的庄稼，而是工厂大烟囱吐出一团团火焰、一团团烟雾，跟高处飘浮的白云，争夺蓝色背景的天空，迎来闸北工业区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早晨。

在闸北的东部有一条长约1700米的新建马路，因位于宝山县境内，故名为宝山路。在这条东西向的马路一侧，一排红色砖砌的楼房，佔据几十亩土地，座落着那个时代最大的华商出版企业：商埠印书馆。

在商埠印书馆的拳头部门：印刷所的车间里，印刷机长长的传送带，像无数头首尾相接、压得扁扁的长龙，正在通过跟人的身高相比，分悬在半空、头顶、齐腰三个不同高度的油墨滚轴，疯狂地互相追逐。在追逐的过程中，将一张张洁白的纸印成佈满密密麻麻文字的书页。经过三条油墨滚轴的舔压后，压扁的长龙消失在墙上的一个大洞里。大洞的后面是连排鼓风机组成的干燥器，干燥器的末端，一把自动铡刀按照固定的频率把连在一起的书页切开。

天花板、墙壁、整个地面由于印刷机的转动和鼓风机的轰鸣在颤抖，到处都是刺鼻的油墨味。

印刷机的哗哗声不时被工人的呼喊声打破。穿背带裤的工人们在印刷机的周围推着小车，形成来来往往接近小跑步的身影。车上载着一捆一捆的纸张，一盘盘用旧的铅字，和一桶桶用剩的油墨。

印刷车间的底端是材料部，这里整整齐齐堆着高达天花板的各种形号的纸张和不同颜色的油墨。商埠印书馆是中国首家采用三色版和五彩石印的印刷企业，材料部里能找到全亚洲除日本之外最罕见的印刷材料。

材料部的后面是排字车间，这里跟印刷车间相比，安静、干净的多。几十名排字工人以最高的专心和近乎宗教般的虔诚态度，摆弄着一盘盘不同形号的铅字。在排字桌周围的墙前，林立的白木架子上塞满装铅字模型的铁盒，层层叠叠，上上下下，像养蚕房里的蚕床。

出了印刷所的厂房，经过一条两边都有玻璃窗的走廊，是样品展览室。这里陈列着商埠印书馆历年出版的几十种新型小学教课书、首期《东方杂志》、各类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和《圣经》、中国古典书籍、以及多种彩色画册。除了印刷品外，这里还陈列着商埠印书馆的馆址模型，其中有五楼高的名为“含芬楼”的藏书楼，和从前清直隶官书局接手过来改建而成的商埠北京印刷分厂的模型。样品展览室里除实物以外的展品，还有反映时代大事件的纪实照片，这些照片都是印刷所里的首席摄影师美国洋人斯塔福亲自拍摄的。

如果说印刷所是商埠印书馆的拳头，样品展览室是商埠印书馆的门面，那么商埠印书馆的灵魂就是在样品展览室楼上的编译所。编译所分成十几间大办公室和两间小办公室。编译所由前清的一位姓张的翰林主持。张翰林原为成宣怀所办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院长，因与南洋公学美国籍学监福开逊不和，被求才若渴的商埠印书馆总经理方瑞说服离开南洋公学，以股东董事身份加入商埠印书馆。编译所在张翰林的主持下，网罗从西装革履的留洋学生到保留辫子的前清大儒，在编、译、著三个方面下工夫，使商埠

印书馆出版的书籍刊物内容空前广泛。

商埠印书馆是由现任总经理方瑞和他的妻舅包畅创建的。方瑞是青浦县人，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死于长毛战乱，母亲带着他被英国仪和洋行的艾玛小姐收留，在艾玛小姐的关照下，他受洗为基督徒，在教会资助的半工半读学校里学会现代印刷手艺。方瑞在爱尔兰人姜别利主持的专印教会刊物的印刷厂“美华书房”学徒满师后，去《字林西报》当植字部主任，在学艺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舅的同行和教友包畅。两人决定跳槽出去自己创业。

包畅的父亲是宁波府附近受美国长老会培养的第一代华人牧师。他在酝酿创业的时候，又拉拢自己的妻舅、同为出身第一代华人牧师家庭的尤坤入股。如此这般，通过一系列的姻亲入股，凑满3750银元，以商埠印书馆命名的印刷小作坊于1897年在江西路德昌里开张。

开张初期，商埠印书馆用的是教士玛礼逊从香港运来的中文铜板铅字和英国运来的一部手摇脚踏印刷机。凭方瑞在教会的一些人脉，接来教会学校的印刷品定单。方瑞和包畅学艺成材的“美华书房”老板，非但没有介意这几个从前的学徒成了今天的竞争者，反而觉得他们很有出息，把天主教《格致新报》和维新党《昌言报》的印刷业务介绍给他们。尽管有这么多贵人帮助，商埠印书馆在最初一年只是一家收支勉强相抵的印刷作坊。

在方瑞管销售、包畅管印刷的分工下，合股的姻亲们苦思如何使商埠印书馆更上一层楼。他们认为光有印刷而没有出版是不能在这一行里出头的。于是，合股的姻亲尤坤想到自己的妻舅罗赓。罗赓从博习书院（东吴大学前身）毕业后，在中西书院当教授，是诸多姻亲里最有学问的人。一番商议后，他们决定请罗赓将一本英国人教印度人学英文的教材，改变为教中国人学英文的教材，取名为《华英初阶》。《华英初阶》印出两千本后在二十天里就被方瑞推销卖完，接着再版几次，销出几万乃至几十万本。商埠印书馆从此声名大噪。

方瑞和他的姻亲股东们用《华英初阶》赚来的第一桶金，添购马达印刷机和一切设备，再接再厉，接来印刷小学教科书的业务。这时，正赶上满清废科举兴新学的时代，商埠印书馆的小学教科书畅销全国。1906年，满清允印的102种小学教科书，其中54种出自商埠印书馆。于此同时，方瑞请来张翰林主持编译所，自编、自著、自印，实现了商埠印书馆从印刷作坊到印刷厂，再从印刷厂到综合出版商的华丽转身。创建14年后的今天，商埠印书馆雇员超过千人，印刷品佔居全国市场三至四成，资本额超过一百万银元，年盈利达二十万银元，成了清末民初亚洲最大的华人出版企业。

随着商埠印书馆的华丽转身，一场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努力同时展开。印书馆成立了董事会，姻亲股东们各按所长，当上各个部门的主管经理，并且共推方瑞为总经理。

方瑞每天很早就来上班。他没有一天能离开商埠印书馆这个自己和姻亲股东们用半辈子的辛劳、智慧、和心血打造出来的印刷王国。他热爱闻到油墨的湿润气味，热爱听到印刷机的哗哗作响，热爱脚底下感受到地板在马达下震颤。他觉得自己是商埠印书馆里的一台机器，当然是商埠印书馆里最好的一台机器。

方瑞每天必去的第一站是印刷车间。他在那里和围着蓝色工作围裙的包畅会合，迅速交流当天的进展或难题。

“啊，方兄，你今天比平时早到20分钟！”

“9点要开会。”

“你是来瞭解54号铅字的排版进展吧？放心，进展良好。”

“500份山西大学堂订的世界地图呢？”

“已经印上了。”

“油墨颜料够吗？”

“尤坤在材料部催得很紧。如果进度不变，应该够用。”

“京师大学堂也有订购的兴趣。”

“何时下订单？”

“正在电报联系。”

“我马上通知北京印刷分厂做好准备，京师大学堂的订单应该由北京分厂出货。”

“我要回办公室准备开会。”

“方兄请。”

方瑞和包畅拉拉手，离开印刷部。

从印刷车间到总经理办公室的一路上，方瑞不停地被人打断，请示他各种事情该怎么处理，同时他也不停地打断或阻止别人，询问一些事情的进展。

路过庶务部的时候，刚好碰到庶务部主管罗宾，他是姻亲董事尤坤的另一个姻亲妻舅。

“罗主管，浙江官书局的定金收到了吗？”

“收到了，总经理。”

“现金，还是期票？”

“是严子均那家钱庄的期票。”

“短期还是长期？”

“一个月短期。”

“马上去汇丰银行贴现换成银子。照相部急需这笔钱去日本买器材。”

“是。”

快到总经理办公室的时候，方瑞被包畅的弟弟包山拦住。

“总经理，季方刚刚递入辞呈。”

“真糟，你确定他要去哪里？”

“正华书局。”

“又是正华书局！告诉季方，请他下午务必赏脸到我办公室来，我要亲自说服他留

下。”

包山讲的季方是商埠印书馆里处理文件的得力干将，而季方要去的正华书局是由几个商埠印书馆的资深职工去年离开商埠，自立门户，开设的出版企业。正华书局正在成为商埠印书馆的竞争对手。

方瑞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时，看到编译所所长张翰林已在那里等候自己。

“翰林公，您坐，您坐，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张翰林在商埠这间姻亲盘根错结的企业里，是唯一没有沾亲带故的高层人员。能做到这样，是因为一方面，总经理方瑞思才若渴，充分尊重比自己年长的张翰林的才学，使张翰林在众多的姻亲董事或高管前，一点没有局外人的感觉。另一方面，张翰林是一位歉歉君子，从不摆读书人架子，既不贪财也不擅权，所以在印刷工人出身的众多元老里面，有什么重大事情搞不定，大家都愿意向张翰林求教，使张翰林的意見成为董事会里一言九鼎的声音。

张翰林四十多岁，浙江嘉兴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前清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戊戌变法，被前清革职。之后，一直在上海租界文教机构任职。他戴着玳瑁框的水晶眼镜，目光慈祥，前额异常开阔，长脸盘，下巴留胡须。从外表来看，他跟总经理方瑞唯一共同的地方，就是两人一年四季都穿中式长衫，脚穿中式布鞋。

方瑞跨进办公室，他那又白又胖不蓄胡子的圆脸上正在冒汗。他从印刷车间一路赶来，用加快脚步去弥补每次跟别人交谈引起的耽搁。

方瑞的办公室用商埠印书馆的生意规模来衡量，既不豪华，也不宽敞，除了结实的办公桌椅、铁皮文件柜、待客的绿丝绒沙发外，唯一起眼的是沙发前茶几上的一只高瘦的水晶花瓶，花瓶上雕出精美的法国百合花样，窗外阳光的折射下，在茶几上显出五颜六色的影子。花瓶是商埠印书馆庆祝成立10周年时，董事会送给总经理的礼物。

“翰林公，金氏印刷公司那边有没有新的举动？”

“上次送来那封信后，他们还在等我们的答复。”

“我们不要慌。今天也许不太称心，明天有机会变得更好。”方瑞边说，边用手帕擦脸。

“我看这件事情还是我们让步，息事宁人为上。”

张翰林说的“这件事情”是指美国金氏出版公司来函，责问商埠印书馆不经同意，翻印出版金氏公司拥有版权的《世界通史》。来函要求商埠印书馆立即停止翻印行为，不然金氏公司将采取法律行动。

《世界通史》这本书正放在方瑞的办公桌上。这本精装封面的书共有894页，作者是美国俄亥俄州佩而芒学院院长、著名历史学家迈尔斯教授，出版商为美国宾州金氏出版公司。

“让步？不能轻开此先例。”方瑞表示异议。“商埠印书馆出版或翻译出版这么多洋文书，家家都照此办理，我们应付不起。”

“不让步，打官司有把握吗？”

“先听听大律师怎么说。”

方瑞说的“大律师”就是容定。容定跟方瑞是又一层姻亲。具体关系是这样的：方瑞的妻舅是商埠印书馆另一个首创人包畅，包畅的妻舅是商埠另一个董事尤坤，尤坤的妻舅是帮助商埠印书馆编译《华英初阶》的罗赓教授，罗赓的妹夫暨尤坤的连襟是容定律师。尤坤娶的是罗赓的大妹罗达，容定娶的是罗赓的三妹罗米。包、尤、罗三家的父亲都是长老会在宁波府附近培养的第一代华人牧师。

当提着牛皮公文包的容定来到方瑞的办公室时，方瑞将上述姻亲关系详细地介绍给张翰林。博学的张翰林听得一头雾水，无可奈何，只好边听边点头，表示听得非常清楚。

容定脱下西装外套，放在丝绒沙发的靠背上，将牛皮公文包竖立放在脚跟。

“律师事务所生意怎样？”

“忙得不可开交。”

“这样收入不就好得一塌糊涂吗？”

“不一定。有时候，小客户满天飞，加在一起不如一个大客户。”

“你让翰林公和我都明白就是了。本来我们想上律师事务所找你，因为很多资料都在我这个办公室里，随身带来不方便，只好请大律师大驾光临。今天谈完后，谘询费怎么算，你公事公办好了。”

“每件案子的第一次谘询是免费的，这是律师事务所的规定。请给我看金氏公司的来函。”

容定从西装背心里取出眼镜，夹在鼻子上。

方瑞打开办公桌后的铁皮文件柜，从标明“极密”的文件夹里取出金氏公司的来函，以及商埠印书馆介绍《世界通史》的广告、订购《世界通史》的定单、货款收据，厚厚一大叠，交给容定。

容定仔细看完来函，粗略看过所有单据，然后问：“在这之前，你们跟金氏公司有没有任何来往？”

“没有。”

“商埠印书馆是怎么想到要翻印《世界通史》的？”

“南京汇文书院的教授问我们有没有关于世界历史一类的参考书。我向玛礼逊教士打听，教士推荐这本《世界通史》。后来，我们向其他书院发出广告，订单跟着来了。”

“知道金氏公司怎么发现你们在翻印《世界通史》吗？”

“不确定，只能猜一下。听销售部的跑街说，3个月前，美国金氏公司派人到中国来开拓市场，后来我们就收到这份来函。估计是金氏公司的跑街发现了我们翻印的《世界通

史》。”

“大律师，我们这样做，算不算盗版？”张翰林打断方瑞几乎包办的跟容定交谈。

“这要看这本书的出版是否触犯出版法或版权法。”容定说着，从牛皮公文包里取出一本标准拍字簿，和一支铅笔。“而有没有触犯法律，要看什么样的法律适用于商埠印书馆。所以，首先让我确定一下，商埠印书馆是什么样的企业。请回答我，商埠印书馆是在外国领事馆注册的外商企业吗？你们的回答我需要记下。”

“不是。商埠印书馆是向工部局注册的华商企业，不过，商埠印书馆有日本股份。”

“日本股份有没有到达到或超过50%？”

“从前有，现在没有。”

“也就是说，在商埠开始翻印《世界通史》的时候，华资股份已经超过50%，对吗？”

“对。不过这有什么区别？”

“是这样的。如果商埠印书馆是外商企业，有没有盗版《世界通史》，要根据外商和美商之间的版权法。如果商埠印书馆是华商企业，有没有盗版《世界通史》，要根据华商和美商之间的版权法。”

“那么根据华商和美商之间的版权法，商埠有没有盗版？”

“我需要看一遍这本书后，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能借走这本书吗？”

总经理点头。

容定站起来，把办公桌上的《世界通史》放入牛皮公文包。然后，像做交换一般，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合同书放在桌上。

“如果，商埠印书馆决定委托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全权办理此案，请在这份合约上签名。然后，我将这份合约带回事务所，请上级合伙律师签字。目前，我还没有这个资格代表合伙律师签字。请。”

方瑞并不马上签字。凭着商人的机敏，他对任何合约在签字前都要作仔细研究。当

方瑞坐在办公桌后研究合约的时候，对整个事态忧心忡忡的张翰林向容定请教这件版权案的可能结局。

容定是这样回答的：

“西方人跟我们东方人不同，西方人更重视创造的价值，而东方人更重视制造的价值。在西方人看来，一本书的价值是作者创造的，卖书的利润，应该归于作者，这是作者的权利，叫做版权。如果作者将这个权利卖给出版商，出版商就拥有版权，或根据不同的合约，同作者共同拥有这份版权，分享卖书得到的利润。”

“大律师，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版权，所以无权享受利润？”

“翰林公，在看完这本书之前，我不能确定商埠印书馆有没有权利收取出版这本书的利润。但是如果，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如果，”容定举起双手，用手指作出引号的手势，“如果，会审公廨最终判定商埠印书馆无权收取出版这本书的利润，那么商埠印书馆就不能再无偿出版《世界通史》，对以前的获利也要对金氏公司作赔偿。这就是这个案子的可能结局。”

“那么，我们主动找他们谈判，会不会有较好的结果？”

“这叫做庭外和解。好处是，悄悄私了，不会惊动别的外商以类似的理由找商埠印书馆赔钱。坏处是，金氏公司看准商埠印书馆没有胆量打官司，会趁机这样，”容定用嘴做了一个狮子大开口的意思。

这时，方瑞已看完委托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处理同金氏公司发生《世界通史》版权争端的法律合约。签名后，他把合约书还给容定，然后问：

“大律师，照你的看法，这场官司，该怎么下手？”

“有上、中、下三策可以选择。上策是，我们能找到一个理由，使金氏相信这是一场他们打不赢的官司，从而使金氏公司接受和商埠印书馆庭外和解。注意，这种庭外和解跟刚才我说的那种庭外和解根本不同。刚才说的庭外和解，是我方怕打输官司，在压力之下

跟对方缔结城下之盟。现在，我说的庭外和解，是废掉对方手里的攻城武器，不得不跟对方结束战争。

“中策是，我们找不到上面说的那个理由，不得不跟金氏公司去会审公廨对簿公堂。在公堂上，我方利用对方对中国的国情、商情不瞭解，求胜心切的急躁情绪，在官司过程中抓住对方短处，寻找借口，拖延时间，从而降低对方起诉内容的冲刺杀伤力，最后达到没有赔偿或很少赔偿的结案。

“下策是，我方和对方对簿公堂，在官司过程中抓不到对方任何短处，输了官司，被会审公廨判定非法出版《世界通史》，从而不得不作出巨额赔偿，并且引来别的外商，比照此例，统统来向商埠印书馆要钱。”

容定的解说使方瑞和张翰林对当前的局势感到希望与担忧同时增加。容定猜透他们的心思，不等发问，继续讲了下去：

“当务之急，不是决定采取上中下哪一策，而是火速给金氏出版公司回函，争取时间，免得金氏公司给我方扣上故意拖延时间的罪名，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之前，采取正式的法律行动。”

容定边说边把委托合约放入牛皮公文包，然后站起来，穿上西装上衣，显出要结束会议，离开总经理办公室的样子。

方瑞跟张翰林跟着站起来。“给金氏公司的回函拜托大律师了。”

“我回到事务所马上就写。两位留步。”容定和两位主人拉手。

方瑞和张翰林将容定一直送到总经理办公室所在房子的大门口。方瑞想等容定的马车到来，送容定上车，却被容定拒绝了。

“总经理，翰林公，听说商埠印书馆有一间大型图书馆，想去参观一下，请告诉我，在哪棟楼里？”

“大型谈不上，就在那里四楼，”方瑞指指宝山路对街一棟五楼的庞大建筑。

“两位请回，我自己去。”容定说罢，摆摆手，穿过街去。

方瑞望着容定的背影非常纳闷：这位姻亲大律师，刚才的样子很急，又是“火速”，又是“马上”，怎么突然有闲心思参观图书馆呢？

容定穿过街，走进对街的那栋五楼建筑。建筑的一楼是商埠同人俱乐部，此刻没到午休时间，所以空空荡荡，除了俱乐部里的工作人员，没见其他人。二楼是职工阅览室，读报室，有些员工，不知是出于工作需要，或是个人兴趣，正在这里读报。三楼是商埠印书馆出版图书保存室，这里像档案一样保存着每一种、每一份商埠出版的刊物，其中包括容定投过稿的每一期《东方杂志》。

走进四楼图书馆，容定觉得有点腿酸，便把牛皮公文包寄放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柜台上，顺便向工作人员瞭解了图书馆的来历。

这间图书馆，是张翰林的杰作。张翰林主持编译所后，成立名为“含芬楼”的藏书室，大量收购各类中外图书，供编译人员工作参考。经年累月，藏书浩瀚。“含芬楼”颇具规模后，张翰林想到上海还有很多无钱买书的穷学生，经过一番商议，得到方总经理的支持，将“含芬楼”扩大成对社会开放的公共图书馆。

容定听完工作人员的介绍，觉得两条腿已经从爬四楼楼梯的疲劳里恢复过来，便在工作人员的初略指点下，走向一片又一片的书架，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容定发觉这个地方的藏书确实惊人。中文书里，古籍书的善本、珍本、甚至孤本，应有尽有，元明两代2081种府、厅、州、县志，1752种在这里，佔84%。洋文书里有很多十五世纪以前出版的珍本，包括梵蒂冈罗马教皇所收藏的中国唐代太后、太子、太监皈依天主教的画册。当代中外书报杂志里有荷兰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的《学报》，香港的《哲学评论》和《爱丁堡评论》、德国的《李比希化学杂志》、前清光绪年到宣统年的全部《京报》。。。

容定在商埠印书馆的图书室里足足待了5个小时，熬过饥肠辘辘的午餐时间。他挑

中两本书，向图书馆工作人员办理了交1银元押金后的出借手续。然后，他提着牛皮公文包，走下四层楼梯。

登上马车的时候，小刘问容定：“老爷，是回家？还是去事务所？”

“事务所。”

容定回到事务所，发现上级合伙律师麦克尼尔的办公室空关着。他问在走廊里碰到的秘书小姐。

“露辛达，麦克尼尔先生下班了吗？”

“他到英人‘上海总会’去了。”